

今年的8月29日下午，忽然接到广哥手机打来的电话，我心中不免有几分的喜悦，因为已有好一段时间没听到广哥的声音了，满以为此刻能像往常那样聆听广哥那风趣而幽默的话语。可是一听却是嫂子着急而伴随哭泣的声音：“三舅，我陪你广哥在省中医院治病，他已昏迷几天，医生说他病危了，你有空赶快来看他。”听到这揪心的坏消息，我一下都懵了，但很快又镇定地告诉嫂子：“我马上赶去海口，你不要着急，广哥会好起来的！”我和外甥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医院后，嫂子对广哥说：“三舅来看你了，你赶快醒醒。”话还没说完，广哥微微睁开了双眼，张开了嘴巴对我边笑边点头，这下可把困在他身边的亲人给乐坏了，大家都说他这一笑定能挺过去。8月30日傍晚，广哥的大女儿打来电话，急促地告诉我，医生说爸爸的时间不多了，要将爸爸送回夏贝湖。8月31日零时三十五分，广哥刚好过完八十二个中元节，就与我们撒手而别了。他在医院绽放的那短暂的笑容，竟是他留给大家最后一次永久的记忆。

我和广哥从相遇相知到亲如手足、无话不说的莫逆之交，正好是五十年。相遇的那年正好也是秋季，一身退伍军人打扮的我，从县城坐班车回光村，途中，一位操着广东口音的女知青问司机：“南江村到了吗？”也许是在部队刚看过电影《苹果熟了的时候》对电影的故事记得比较牢的缘故，没等司机回答，我却抢先回答那位女知青：“南江村在朝鲜！”这话一出，全车人哄堂大笑，那位女知青也意识到自己把光村说成了“南江村”，忍俊不禁地笑了。俗话说，言者无意，听者有心，想不到我这俏皮话，被坐在身后的广哥记在心里，并成为日后我们结为好友的“见面礼”。

两年后的一天，我正在县总工会礼堂画画，广哥到工会看望他的叔父羊主席，路过走廊时看到我在作画便停下来观看。等我转过身时，他忽然蹦出一句话来：“你不就是上次在车上叫女知青去朝鲜找‘南江村’的那小子吗？”听到这突如其来的问题，我脸一下红到了耳根。我仔细地打量了站在眼前这位气质轩昂、举止儒雅的学者，“你怎么知道这件事？”我不好意思地问他。“你跟人家开玩笑时，我在你座位后面听着呢！你的头脑反应真快，你是退伍兵吧？”我点头称是，开始与他聊了起来。原来广哥是儋州三都镇（今三都办事处）夏贝村人，出生在一个清贫的农民家庭，父母生他们兄弟五人，大哥很小夭折了，他就成了老大，年轻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新州中学。从初中到高中期间，他各科成绩都很优秀，对中国的古典文学，尤其是诗词楹联有浓厚的兴趣，并在全校诗词比赛中崭露头角。然而由于种种原因，他与大学之门擦肩而过，但这并不能改变他对美好人生的追求。上世纪60年代中期，他的才华被县委领导发现，之后，他随社教团到崖县（今三亚市）当了“四清”工作队员。“四清”期间，他要求到最艰苦的梅山（今崖城镇）工作，经常写出有分量的调查报告、情况简报，为领导的决策提供了翔实的材料和准确的数据。他还写得一手漂亮的仿宋体字，在一条约70米长的围墙上写巨幅宣传标语，无须打方格，便能写出规格一样的字体，是全团公认的多才多艺的队员。“四清”结束后，县里放电影人才奇缺，他是头一个被分配到电影公司的幸运者。

80年代中期，广哥在县文化局做群众文化艺术工作，那时，电子计算机还算是新鲜事物，具有超前意识的他，紧跟时代的步伐，专心投入学习电子计算机，他凭借聪明的才智很快就掌握“五笔”打字法，并熟练地掌握版面的设计和编排。从那时起，他做到打字不看键盘，甚至可以边打字边聊天，看过他打字仿佛是看一位艺术表演家在敲打木琴般轻松自如，令人佩服不已。也是从那时起他完全实现了无纸办公，这在那个年代的同龄人中是绝无仅有的。他在文化局工作期间，他不仅与县歌舞团的创作人员共同创作歌曲，收集濒临失传的儋州经典山歌《坐监歌》《二十四孝歌》等，还与人合编《中国歌谣集成·海南卷》《海南歌谣情歌集》；主编《当代中华诗词集成·海南卷》。为此，他获得了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颁发文艺集成志书“编纂成果二等奖”。

90年代初，他调到《海南声屏报》当编辑部副主任，他在陈华卓总编辑的领导下，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，把《海南声屏报》办得有声有色，深受读者的喜爱。广哥治学十分严谨，经他过目的文章、诗词基本找不出一个错别字和错误的标点符号。他利用《海南声屏报》开设的文学栏目，不仅为海南的诗词爱好者提供了展示才华的平台，而且还通过这个平台，积极培养了众多的青年人学会了作诗、填词和撰联。他还与《海南日报》的林冠群、周济夫以诗会友，多次深入全省名胜古迹进行学术考察，并写出有分量的诗词和楹联。1992年3月广哥所作的《调寄沁园春·琼崖春色》：“岁序初开，春去还回。苦蘖萌芽。渐枝头点翠，黄莺跃闹；纵横阡陌，枯株声嘶。渠上云天，烟生镜面，水荡青秧影逗蛙。调焦距，见农夫队列，正绕山斜。琼州胜昔繁华，突楼宇参差十万家。又彩旗飘拂，人忙似蚁；秀歌阵阵，唱彻天涯。展翅银鹰，如潮宾友，柳韵蕉风竖指夸。城临夜，更灯争璀璨，车逐流霞。”被誉为海南难得的好词。此期间，他创作的《浪淘沙·老船》：“一只过去船，弓背朝天。无情炎日正高悬。依命汪洋离咫尺，步却难迁。风浪忙当年，独着先鞭。身轻秉性爱冲前。功业不居由岁老，管甚人言。”此词荣获中华诗词学会“华夏诗词奖”二等奖。

《词牌格律》是广哥一生的心血结晶。从他开始着手编著那天起，我是看着它“长大”的。2008年由巴蜀书社出版发行后，得到文化界学者的交口称赞，我为广哥的辉煌成就而高兴，更为广哥的为人做事的执着和认真所感动。世上之事，最怕就是“认真”。一个人在事业上的成功与否，很大程度取决于他是否认真地做人和做事。这几十年在与广哥的交往中，从他对待生活、对待工作、对待学习的态度中可以看出，他从不虚与委蛇和轻掷光阴。他三十多年锲而不舍，一步一个脚印地编纂出一百八十万字大部头，没有过硬的专业知识，没有淡泊名利的高尚情操，没有板凳坐十年冷的毅力，是绝对干不成这番事业的。近年来，广哥成了中华诗词学会、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，海南省诗词学会副会长、顾问等。而就他的创作资历、诗词造诣和民间文艺学识而言，这部《词牌格律》的出版问世，应该是水到渠成。无论人们给他戴多少桂冠，他都当之无愧！

广哥逝世后，海南省诗词学会、儋州市中华诗联学会等团体，以及他的生前好友林冠群、周济夫、陈华卓、张地茂、韩国强、林星煌、董永宁、林斋、张林、朱壮才、陈有济、吴晓敏等众人，为他撰写挽联和挽诗。此时此刻，多少往事涌上心头，我情不自禁地撰写拙联一副，谨对广哥致以深切的怀念：“相遇相知，五年手足之亲，每当约弟论文，有北海豪情，东坡才调；秋风秋雨，须臾间阴阳之隔，此去忆兄笑貌，抚词牌格律，夏贝湖光。”

如画的秋天，满山的枫叶染红了山谷，浸染了山涧，晕染了天空。草红了，水红了，天也红了，醉了相思的秋。

漫山遍野的红，层林尽染。枫叶把小城装扮得很美，似天边云霞。一片落叶，从树上缓缓飘下，凄清、优雅，写下它生命的最后瞬间。一缕秋风，一帘秋雨，将金色的叶脉洒入尘土。那满目飘零的清愁，在相思的风雨中，眷恋一段微凉的光阴，携带着一份温润的情意。刹那回眸，轻轻飘离，将秋的模样撰写成最美的诗句。

火红的枫叶，似晚霞燃遍了天空，秋色浓郁，花落无痕。落叶归根，尘埃落地，铺散在秋色里，带着秋光的味道，满天飞舞。

密林深处，枫叶似血染山谷，那如墨彩涌动的画面，万般妖娆，栩栩如生，叶如霞丝，烟如飘云。款款秋情落幕于山野、田间、树林、路旁。那一道又一道秋丝，在风中舞蹈，染红深秋，瓣落无痕。枫林掀起层层波浪簌簌而动，不知名的鸟儿在林间欢快地追逐跳跃，好像正在上演一场盛大的音乐会。

在林中久久地徘徊，静静细品飘落的枫叶，一幅幅美丽的风景画印刻在我心中。

当枫叶嫣红的身影飘过窗台的时候，心情依然在云淡风轻地吟唱，思绪的翅膀翩然起舞，掠过蓝蓝的夜空，漫天的星星浮云飘盈在周遭的花瓣，笑容弥漫身边。

片片红叶见证着一份豁达的心境，沉淀着丝丝缕缕的情愫。枫叶以它特有的风采，飒爽的风姿留给我美的感受，火红的叶是对往事的回忆、人生的沉淀、情感的永恒及岁月的轮回。

秋思

田茂清

落木萧萧下”的真实场景。

霜降后，枫叶落在草丛里，枯黄的叶面上全是晶莹的细霜，周围的绿草也都覆盖着一层洁白。微露晨曦满地霜，枯草黄叶霜花白，清新秋色千里景，枫红菊黄不胜收，莫叫好景逝匆匆，恰是香山红叶时，秋雨延绵云雾，秋霜别恋初冬寒。

晚秋，风景依然如画盎然，山色水美，尽收眼底，无须粉黛，天然而成。站在了秋冬交替的十字路口，这秋，这景、这韵味、这秋雨别恋的雨滴，使红叶挂珠，摇曳飘逸，宛若水墨自然画卷。

四季交替轮回，离别絮语惆怅。悄然间，秋雨带来丝丝寒意，漫过山野，穿过行人渐渐包裹的冬衣和脸颊。深秋初冬别离寒，却盼故人早归还，遥寄嘱托温暖季，牵挂不忘倒也难。秋末的伤怀，不是那种痛彻心扉的绝望，也不是那种深入脊骨的阴郁，而是淡淡的哀伤，由浅浅的衰败变为彻底的悲凉，让人变得异常感性惆怅。

我轻轻地拾起一片叶子，瞅着流光溢彩，悠悠情愫被抽出，依稀的风景中总觉有一个身影或明或暗、或远或近地浮现。情致绵绵，心韵悠悠，我想把心情化为潺潺文字去记录枫叶经久不衰的动人故事，将火热的爱恋，渲染成浓浓的墨缘，让枫叶带上我的梦想，带上我的希望，带上我的情怀，妩媚在红尘中，婆娑在原野里，缥缈在山川间。

回望天际，轻声叹息，不管是草，是叶，是霜，是人，总之就是那留存在天地之间，在人们心里不可捉摸的一抹愁思。当秋叶渐稀，露霜渐浓，冬天便离我们不再遥远了，等经历了那个洁白的梦境，又将是春暖花开。



《午后的洋浦》

(水彩画)

王家儒作

(接上期)

四

“扶南军”一路北进，行军途中既无战事，也无节外生枝，汉军仪仗队敲锣打鼓地进入了琼山镇。附近的俚族峒主早有耳闻，先前已知道女首领詹梦娘过海引领汉军上岛，也听说在琼西儋耳部落已建成了海外第一郡“儋耳郡”。这次伏波将军路博德率军北还，据说是再建“珠崖郡”，詹梦娘早已经派人前来通报告知，所以峒主们也都是拍手称快，百姓们奔走相告。这一下蛮荒的海南岛终于有了归属，岛上的俚民百姓也有了主。这是海南岛自从开天辟地以来，最大的好事幸事啊！

在当地峒主和百姓的支持下，又有先前建立“儋耳郡”的经验，“珠崖郡”很快就开始起建。闲时间多了，也就有了拉拉闲话，说说闲事的时光。路将军与詹首领就商议着，想请军师李佐佑，给初生的婴儿开个名字。这对于博学多才的小李军师来说，就是轻而易举顺手拈来的小事一桩。

李军师并不用苦思冥想，也不用看书查书，还是随口就说道：“我看，就叫‘九思’吧。其‘九思’，也就是对‘博德’的具体诠释注解。小儿与其父，应该是一脉相承的吧。”

“哦？请李将军说说看。”梦娘觉得很有意思，还想进一步听听佐佑军师如何讲解一番。

李佐佑端正帽冠，整理好衣襟，施礼，恭敬地向将军夫妇娓娓道来：“孔子在他的《论语·季氏》里说过一段话。说是真君子，应该有九思，也就是说正人君子有九种情况要认真考虑。一是察看的时候，要考虑是否看得透彻明了；二是聆听的时候，要考虑是否听得明白清楚；三是自己的脸色，始终要保持温和淡定；自己的态度，要保持住庄重稳妥；说话，要注重真实而且有条有理；做事，要极其认真并且严谨；遇到疑难问题，就要善于学习并向能人多多请教；一旦怒火中烧，首先想一想会有什么不利后果；眼见什么东西可以唾手而得，则首先要考虑自己是否应该拿取……”

白马井·伏波鞭

李盛华

.....

告示一贴出，整个海南岛上霹雳横空、润雨大作。不一会儿，岛的四面大海也是高潮迭起，艳阳高照。作为信奉雷公雷母的俚族，则认为风雨吉利则是天意吉兆。海南岛刚刚落成的两郡“儋耳郡”“珠崖郡”，万人空巷，载歌载舞。“扶南军”中，也是军旗蔽空遮日，军乐震动山河。伏波军、楼船军的路、杨两将军，决定要在岛上大宴三天，以示庆贺。平日里寂静空泛的南荒之岛，第一次见到百姓欢腾、士卒欢欣、人声鼎沸、锣鼓喧天的大场景。

这是海外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举岛欢庆的喜日子好日子！

军师李佐佑则高举酒杯，领着他军营中的弟子反复高声地们欢呼着：“尊五美，摒四恶，（海外）斯可以从政矣……尊五美，摒四恶，（海外）斯可以从政矣……”

而老校尉秦党哲却在背后热嘲冷讽着：“切！大喊大叫着什么孔孟圣言？孔孟那一套，只是驴粪蛋儿——表面光。你李佐佑现在就是个能不够，但依我看，猴子爬得越高——红屁股就露出的越多……”

杨仆将军傻眼了，真的抑郁了，郁闷寡欢，闷闷不乐，独自坐在大营帐里喝闷酒。秦党哲不善喝酒，一直在一边瞅着，想：“借酒浇愁，愁更愁！切！”

此时在琼西的儋耳郡，但人得知自家首领詹梦娘喜得贵子，整个部落连天庆贺，昼夜狂欢。三天里，男女老少全都手牵手、肩并肩地走街串巷，拥到村口，齐声齐舞唱起了儋州调声。这首《长调十唱》，是儋州史上最长最热烈也是最快乐的一曲调声。

先是大家一起大声唱道：

一唱天高月上种丹桂，

心想迁去归。

嗦嗦味来嗦啦西，

嗦嗦味来嗦啦西！

下一段则由妮子们先唱，男恩们再重复一遍：

莲藕芙蓉花米翠哟，

触动郎心斜眼窝；

站在田头透香味哟，

百味花香引蜂追。

男女各唱了一个轮回以后，眼顺啦，面熟啦，心里也锁定对面心爱的人儿啦！男恩

已经是兴奋不已，阿妹们更是含情脉脉。小

伙子们的头颅，个个高昂，像是白羽红冠的大公鸡刚刚跃出栅栏。小姑娘们的脸蛋儿

红红的，胸脯里满满，个个像红艳艳的芭蕉花临风摇曳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2023年10月19日 星期四

值班主任：王霞 主编：吴宗绩 美编：王诗波 校对：沈钰

网上新闻：<http://www.danzhou.gov.cn>

今日儋州

诗苑撷芳

三登儋耳山有序

■ 林琅

吾平生登儋耳山三次，首登在读高小之时，次登于执教长坡中学之际，与文友林冠群等同游，三登是壬寅孟冬与儋州吟诵协会吟友同游。予八十有余，并非不服老，乃协会会长荣殿殷邀，高情难却。故今日登山，不可无诗。

老来我亦学时髦，三上松林意气豪。
瞭望田园铺锦绣，俯观沧海起风骚。
道人已逝英魂在，居士凌空志趣高。
漫说登山容易事，下山更要莫辞劳。

山居人家

■ 卢贤德

依山造屋牵工，人在层峦杂树中。
四面开窗都是景，钱闲不必买屏风。

深秋晨行

■ 李冠群

凝露缀衰草，湿云翻故林。
溪声稳犹乱，野色浅还深。
花落生寒影，雁过携好音。
西风洗霜鬓，撩动望乡心。

乡村月夜

■ 黎家盛

皎洁的月光
穿过墙缝
透过树隙
洒在乡间的小路上
留下了斑驳的印记

曾经的社宅
成了颓圮的残垣
在乱石碎瓦的角落中
蟋蟀们引吭高歌
以合奏的方式
来重述曾经热闹的过往

儿时的小广场
已被杂草覆盖
看不出曾经秋夜的狂欢
萤火虫在上面飞舞
成为划破寂寥的音符

杨桃树边
已听不到水烟筒的咕噜声
那些吞云吐雾的场景
和那些善讲故事的老农
都已随着岁月远去
成为脑海深处定格的画面

站在秋的深处

■ 山海居士

北雁南飞
人字形阵列
像精美的图腾
裁剪片片白云
成为
我不倦的仰望
站在秋的深处
作为秋天的意象
我情愿
被如诗的季节收藏

一望无际的芦苇
像山间的云海茫茫
那是难舍的情
无尽的愁
一杯高粱酒
燃起庄稼汉子的雄风
血脉喷张
不再相信命运
民以食为天
老辈人说了几千年
依山傍水
筑庐而居
平湖如镜，池水微澜
伏案执笔，尺牍俱全
将心仪的文学跃然纸上
荣辱皆忘
随遇而安
驿动的心伴白鹭翩翩
不羡陶公不羡仙